

跨越文化與時空的宗教符號——摩羯魚

洪莫愁*

摘要

「摩羯魚」在印度宗教藝術表現的形象中，曾扮演輔助闡述部分的教義教理，隱喻的圖像亦會理所當然地被理解。但是，當宗教信仰的延續性受到阻礙，宗教藝術也因而不彰顯，形象失去原有的文字說明之後，部分宗教圖像就漸漸失去其符號的功能。摩羯魚留下了大量歷史見證的形象，這些不同的造型摩羯魚是筆者回歸其意涵的重要基礎。

筆者在追溯摩羯魚的起源時，發現印度宗教藝術中的摩羯魚與發源於西亞古文明的黃道十二宮之摩羯座有深厚的淵源。本文將試圖從遙遠的古巴比倫追尋其蹤跡，思索摩羯魚在印度宗教藝術中的表現與意涵，並將分析摩羯魚在印度的佛教與印度教藝術的造型與表現，摩羯魚（摩羯座）的輾轉流傳為古代文化交流提出文字以外的例證。

前輩學者對摩羯魚藝術表現的討論多限於裝飾部分，吠陀經典與史詩對摩羯魚均甚少著墨，佛經的相關敘述亦不多。筆者透過藝術造型中與摩羯魚互動或關聯的其他元素，包含神祇、植物…等等，或是摩羯魚所在建築的關鍵位置，由解讀畫面來試圖還原摩羯魚可能的象徵意含。筆者以為分析摩羯魚造型的演變與其在宗教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助於我們補足文獻佚失的部分。

關鍵字：

摩羯魚、印度教藝術、佛教藝術、古巴比倫、宗教符號

*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E-mail: sansouci@mail.ndhu.edu.tw.

一、緒論

摩羯魚（Makara，或稱摩伽羅魚、摩竭魚）在印度的印度教與佛教的宗教藝術中，是一個不甚起眼似乎不重要但卻經常出現的圖像。有時是水神婆樓那（Varuna）或是恆河女神（Gangā）等神祇的坐騎；有時出現在藥叉女的腳下；有時出現在印度教或是佛教神祇雕像的神龕兩側；有時是宗教建築中的浮雕裝飾圖樣…等等，摩羯魚圖像出現的頻率相當高。早期的學者包含了 J. Ph. Vogel 與 H. Cousen 對於摩羯魚的研究，總是以裝飾圖案視之，並未為我們提供太多與摩羯魚相關的訊息，除了 Ananda K. Coomaraswamy 在 *Yaksas*（2001）一書中曾有比較深入的分析摩羯魚形象表現之外，我們僅能在部分的辭典或是相關的百科全書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相較於對印度眾神的深入探討，少有學者關注摩羯魚在印度圖像中所蘊含的意涵以及其淵源。佛教的傳播讓摩羯魚跨越了文化的藩籬到達中國與西藏，進而成為中華文化的一員，甚至進一步與中國的元素結合而擁有了漢化的造型——被稱做「龍魚」。由於在中國出土文物與傳統的建築中可以發現它的蹤跡，因此，有部分中國學者為文探討摩羯魚在中國的造型表現，但是對於在印度的部分還是付之闕如。筆者確信任何宗教的視覺符號皆有其特定的意指，摩羯魚的形象隨著文化交流的過程駐足停留，它的現身說明了它所代表的意象應有其深沉內斂的意涵，絕不是一個不重要的圖像，其經常可見的形跡與隱藏的意涵是筆者希冀探索的重點。

筆者在追溯摩羯魚的起源時，發現印度宗教藝術中的摩羯魚與發源於西亞古文明的黃道十二宮之摩羯座有深厚的淵源。根據目前所有的文獻顯示黃道十二宮源起於古巴比倫，古巴比倫的星占學應該在西元前 334 年亞歷山大帝展開長征之前就輾轉傳入埃及，學界咸認定古巴比倫的星占學為天文學之祖，¹ 當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所到之處，

¹ 本文的天文學一詞與現代科學概念中的天文學有所不同，由於在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前的星占學家與天文學家尚無法作清晰的區分，因本文所論及的年代與相

除了軍事的占領之外，希臘人亦希臘化了這個龐大區域的文化，包含了埃及、兩河流域、波斯至印度河流域等地，巴比倫星占學也藉由軍事擴張傳播至各地。印度可能約在西元前 400 年左右即受到巴比倫天文學的影響，在亞歷山大大帝引入的希臘化時期，印度又在其原有的天文星象基礎上加入了希臘的天文星占學。本文將試圖從遙遠的古巴比倫追尋其蹤跡，思索摩羯魚在印度宗教藝術中的表現與意涵，並將分析摩羯魚在印度的佛教與印度教藝術的造型與表現，至於輾轉傳播至中國與西藏的部分則將另為文探討。

宗教藝術所表現的內容除了詮釋經典，更提供了一個文字之外的輔助管道，讓信徒借由視覺藝術對該宗教產生更進一步的認識。宗教義理中的抽象意念或是傳奇神跡透過視覺形象來表現，往往可以獲得信徒們立即的感應，每個特殊的視覺符號都承載滿滿的意念，一個得以廣泛流傳的宗教視覺符號必然說明其具備優異的能指特質，信眾透過這些視覺符號的導引可以比較容易獲得宗教意象的滿足。摩羯魚在宗教藝術表現的形象中，必然曾經扮演了輔助闡述部分的教義教理，隱喻的圖像亦會理所當然地被理解。但是，當宗教信仰的延續性受到阻礙，宗教藝術也因而不彰顯，部分形象失去原有的文字或是口傳說明之後，宗教圖像就漸漸失去其符號的功能。摩羯魚留下了大量歷史見證的形象，這些不同的造型摩羯魚是筆者回歸其意涵的重要基礎。

探討摩羯魚的起源需上溯古巴比倫的天文學，因為議題的年代過於久遠，本文僅能參照相關學者們對巴比倫古代天文學與兩河流域神話的研究史料。解讀兩河流域所遺留的楔形文字是件浩大的工程，有關巴比倫的天文學文獻直至1955年才有比較清晰的輪廓，同年出版了兩部繁雜的巨作：由Otto Neugebauer整理出的《楔形天文學史料》（*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 Babylonian ephemerides of the Seleucid period for the motion of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planets, 1955*）和由

關歷史事件皆在文藝復興之前，所指的是古人觀察天象並非探索自然的天文學，因此與今日所言之星占學相近。

Theophilus G. Pinches 主導編著的《巴比倫晚期天文學與有關史料》（*Late Babylonian Astronomical and related Texts*，1955）。這些研究的基礎資料出版後，學者們對於巴比倫的天文學研究才有了古代的文獻史料作基礎，方得以做更深入的探討。Neugebauer 更在解讀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所記載的天文學史料之後分別出版了兩部重要的著作：*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1969）與 *A history of ancient mathematical astronomy*（1975）。² Neugebauer 的有關楔形文字基礎研究著作經常成為後繼的天文學者的重要索引與參照，其中的 *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 更是出現在絕大多數天文學學者的參考書目之中，此書中的天文學論述對本文思索印度摩羯魚的淵源與演變有相當大的助益，尤其是第四章的「埃及的數學與天文學」，第五章的「巴比倫的天文學」與第六章的「希臘化科學的淵源與傳播」。爾後與古代天文學相關的文獻有美國牛津大學 James Evans 的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astronomy*（1998）與 Michael H. Shank 所編的 *The Scientific Enterprise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2000），後者共收錄了 27 篇學者的重要論文，其中 Alexander Jones 的論文 *The Adaptation of Babylonian Methods in Greek Numerical Astronomy* 對筆者思索巴比倫與希臘文化間的傳承，間接架構了印度天文學的起源有莫大的助益。這些有關古代巴比倫、埃及與希臘的天文占星論著，提供了本文一些得以探討摩羯魚淵源的蛛絲馬跡。英國考古學家勞埃德（Seton Lloyd）所著的 *The Archaeology of Mesopotamia: From the Old Stone Age to the Persian Conquest*（1969）³ 彌補了臺灣對西亞文獻普遍的不足，考古學家 Zecharia Sitchin 所著的 *The Lost Book of Enki: Memoirs and Prophecies of an Extraterrestrial god*（2004）讓筆者對陌生的蘇美最重要的神祇 Enki 有深入的了解，Peeter Espak 有關蘇美神祇 Enki 和 Ea 的著作 *Ancient near eastern gods Enki and Ea: Diachronical analysis of texts and images from the earliest sources to the Neo-Sumerian period*（2006），

² 1990 年由楊建華據 1969 年版（為 1957 年初版的修訂版）翻譯，《美索不達米亞考古：從舊石器時代至波斯征服》，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90 年。

³ 英文原著寫於 1984 年。

由神話學角度的探索提供了相當重要的線索，筆者得以參酌西亞蘇美人時期的神祇與摩羯魚相關造形的資料。

江曉原是少數探討西方古代天文學的中國學者，重要著作有《天學真原》(1991)、《江曉原自選集》(2001)與《12宮與28星宿：世界歷史上的星占學》(2004)。綜觀江曉原的著作是以中國古代的天學為主軸，為釐清中國二十八宿起源之問題，在《天學真原》的第五章論述了「諸古代文明之星占學鳥瞰」與第六章論及「巴比倫古代天學東來之蹤跡」；《江曉原自選集》則是為解決中國天文學界長期的爭論：「中國天學的起源是西來還是自生？」，因此在該書的第二編中提出「古代中西天學交流史」，論及了古巴比倫與埃及的天文學。最後出版的《12宮與28星宿：世界歷史上的星占學》對西方的天文星占學作一系統的介紹：從美索不達米亞的天文星占談起，其次埃及與希臘，再次論希臘和希臘化時期天文學的發展，最後由羅馬時期的星占政治學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的天文發展。仔細研讀江曉原的著作後，可以發現部分論點在不同的著作中重複出現。

印度古代天文文獻則有印度數學家 Aryabhata (AD 476-550) 於西元 499 年所寫的 *Āryabhatīya*，是目前已知最古老以梵文書寫數學與天文學的文獻。十九世紀時的 Bhakti Seva 所寫的 *The Hindu Book of Astrology* (1902) 已深受西方星占學的影響，所討論已經是現代的占星術對不同生日的人所屬的星座特質，因此與本文所思考的重點不同；Roger Billard 所著的 *L'astronomie indienne* (1971)，其內容主要繼承了前述學者有關古巴比倫的論述與重要的梵文文學著作。當然，印度流傳的史詩與傳奇亦是筆者參照的重要資料。所以本文所參照的有關巴比倫與希臘的相關文獻以西元前三世紀之前的為主，至於西元前三世紀之後的文獻則以印度本土的為重點。

摩羯魚在印度藝術造型的演變與分類的樣本，將以歐美與印度的博物館收藏與筆者於部分遺址所得形象為主，再參酌其他學者的相關著作或圖錄。除了摩羯魚的淵源與意涵之外，本文將試圖分析摩羯魚

造型在印度的演變與摩羯魚在宗教藝術中相應的位置。

二、巴比倫與希臘的星占天文學和摩羯座

巴比倫天文學的淵源流長，兩河流域在漫長的古文明時期曾先後被不同的民族統治並創建王國，包含最早的蘇美人（Sumerian）、建立阿卡德王國的阿卡德人（Akkadian）、創建喀西特王國的喀西特人（Kassites）、建立亞述帝國的亞述人（Assyrian）、創建新巴比倫王國的迦勒底人（Chaldean）與入侵的異族波斯人與希臘人等。兩河流域雖然經過多次不同民族的統治以及先後更迭過的不同王朝，但這些不同的民族與不同的王朝始終使用為蘇美人所創的楔形文字。《天文綱要》是一本彙編了西元前 700 年天文知識的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的文書，是目前所得最古老的天文學（星占學）文獻，這個重要文獻確認了古巴比倫的星座，因為文書的起頭是 MUL.APIN，因而以之作爲文獻的名稱 *MUL. APIN*（《天文綱要》）。主要是解讀了收藏在大英博物館的兩塊楔形文字，內容是一個分爲 18 個部分的系列結構性清單，筆者在學者解讀第一塊楔形文字有關的南方星空的敘述中「15 個在通往 Ea 路徑上的星座」（15 Stars/Constellations in the Path of Ea），找到有關摩羯座的敘述：「**mul SUHUR.MAS ku6 [Suhurmasu]**」。⁴ 根據學者們的解讀，其中的 MAS（máš）即爲「山羊魚」（goat-fish），並爲我們說明了摩羯座的原型是山羊頭和魚身合體的兩棲類想像動物，但是，《天文綱要》並未提供相對應的圖像。

我們必須持續關注「15 個在通往 Ea 路徑上的星座」這個敘述，其中的 Ea 是指阿卡德王國與巴比倫時期的一位相當重要的神，而此神在更早的蘇美人時期被稱爲 Enki，是蘇美時期的 Eridu 城的守護

⁴ 原文的第二欄，第 34 行，SUCHUR.MASH.KU6：（譯文）The Cargo-Boat (MA.GUR8) and the Goat-Fish，AK（譯者）：This is Capricorn - GULA = MA.GUR8. This is a fishing boat and not cargo boat. Latvian MAKSH-KER "fisher". 參見：“MUL.APIN Tablet Nr. 86378 British Museum.” *LexiLin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http://www.lexiline.com/lexiline/lexi175.htm>>（2011 年 4 月 20 日檢索）。

神，⁵ 在西元前三千年的銘文中即可找到有關 Enki 的敘述，後來 Enki /Ea 的信仰傳播至整個美索不達米亞。

Enki 是蘇美人三大至高的神祇之一：⁶ 祂掌管了水、思維能力、創造、智慧與能讓人起死回生的藥，是生命所有秘密、神奇知識與不朽的來源；Enki 掌握了文明的秘密，是發展知識與領導人類的天才；祂為人類發明了文明並發配了每個人的命運；祂創造了宇宙的秩序，為河流充斥了魚群；祂發明了犁和軛，農人方得以耕種；祂令穀物成長，是所有植物之父。⁷ Enki /Ea 曾分別在蘇美與古巴比倫時期的不同版本的創世神話故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是個有關於神靈造人的故事，因此 Enki /Ea 在兩河流域的神譜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Espak 的研究指出一個收藏於大英博物館距今超過四千年屬於新蘇美時期 (Neo-Sumerian, 2113-2006 BC, 即烏爾第三王朝) 的圓筒形印章【圖 1】，其中，右邊坐在寶座上的男性是神祇 Enki，祂的手中握的瓶子湧出如小河般的流水，腳下踏著一隻山羊魚 (goat-fish)，後面這兩者正是用以辨識 Enki 的象徵物。⁸ 因此，山羊魚不僅是通往 Ea 神路上的星座，更是用以辨識 Enki /Ea 神的象徵之一。我們可以確認山羊魚在遙遠的美索不達米亞的重要性，而且必須強調圓形圖章的年代 (2113-2006 BC) 是比 MUL. APIN (1000 BC) 所記述的天文學知識更久遠。由於目前文獻不夠完整，本文尚無法說明山羊魚 (摩羯座) 在兩河流域古文明時期所蘊含的意義，亦無法僅根據圓筒形圖章與《天文綱要》來斷定山羊魚 (摩羯座) 在遙遠的西元前二十一世紀的新蘇美時期是否即已成為天上的星座，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明印

⁵ Eridu 城現在稱為 Tell Abu Shahrain，位於烏爾 (Ur) 西南約 12 公里處，為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⁶ 蘇美的三大神分別為：眾神之父的 Anu，空氣之神的 Enlil，水與智慧之神的 Enki。

⁷ Micha F. Lindemans, 'Enki', *Encyclopedia Mythica*. 1990.1.10.

<<http://www.pantheon.org/articles/e/enki.html>> (2011 年 5 月 21 日檢索)。

⁸ Peeter Espak, *Ancient near eastern gods Enki and Ea: Diachronical analysis of texts and images from the earliest sources to the Neo-Sumerian period* (Estonia: Tartu University, 2006), p. 104.

度的魔羯魚淵源於美索不達米亞的新蘇美時期是沒有疑問的，山羊魚在圖像中的位置是在它所象徵的神祇腳下，這個部分也與印度宗教藝術前已知最早印度魔羯魚的山羊魚造型相仿【圖 2】也與印度相關神祇的象徵坐騎的位置雷同，這些應該有著重要的關連才對。不過，目前所得的資料並未能說明山羊魚的特性，我們只能說明它具有能指的特性，以及它所指的是 Enki/Ea。既然是用來象徵至高的天神 Enki/Ea，即使目前無法獲知它在蘇美神譜中的特質為何，但可以斷定這個山羊與魚合體的兩棲想像動物，必然沒有讓民眾兇惡生畏聯想的意義。

Neugebauer 在解讀 *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 第一部分的「天文表意文字」(astronomical ideograms) 中提出了黃道十二宮中魔羯座 Capricornu 與 máš (MAS) 的對應。⁹ 一個喀西特人所遺留下來的界碑，為我們保留了西元前 1200 年的古巴比倫魔羯座的造型【圖 3】；目前收藏在法國羅浮宮博物館名為 Dendera 的圓形黃道帶是來自埃及的 Dendera (Temple of Hathor at Dendera)，屬於埃及托勒密 (Ptolemaic) 王朝晚期的作品，它展示了「希臘—埃及」(希臘化) 風格的黃道十二宮，其中當然包含了魔羯座【圖 4】。我們可以比較巴比倫與希臘化魔羯座的造型，兩者的藝術風格雖各有特色，但都可以很清楚地辨識出共同的造型特色：上半身是羊首、具蹄的兩隻前腳與下半身是魚身的兩棲合體動物，與新蘇美時期的山羊魚是有著相似概念的造型。來自巴比倫與埃及 (希臘化) 魔羯魚究竟隱含如何的意涵？由於目前資料不足，尚未能獲得較多的訊息得以思考魔羯魚在巴比倫與希臘化時期所具備的特質。

居住在埃及的羅馬公民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約 AD 90-168) 堪稱希臘化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影響後代的著作流傳至今的有 10

⁹ Otto Neugebauer, *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 Babylonian ephemerides of the Seleucid period for the motion of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planets*. 3 vol.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3), p. 38.

部，¹⁰ 包含天文、星占學、地理、音樂、數學與光學等。其中的《四書》(*Tetrabiblos*)¹¹ 綜合整理了之前的天文占星論述，是歐洲古典時期最重要的星占學著作，直至今日仍有星占學家持續拜讀該書並奉為圭臬，其中令人驚異的是今日普遍通行的黃道十二宮的符號追溯自該書，¹² 當然，摩羯座的相關記載亦可以從他的記載中尋得蹤跡，¹³ 而歐洲的算命黃道十二天宮圖仍沿用他所制定的格式。

三、印度與巴比倫及希臘的關連

印度人使用文字記述宗教經典與史詩，但是書寫歷史事件的文獻甚寡，因此有關印度的歷史必須藉由周邊國家的記載輾轉解讀。區域政治的弱肉強食之重大變革雖造成社會的侷促不安，卻是文化與藝術交流的大好時機。在西元前五世紀時，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d Empire, 550-330 BC）是波斯第一個把疆域擴張到大部份中亞和西亞的王朝，西元前 539 年波斯帝國占領巴比倫，西元前 525 年埃及成了波斯帝國的一個行省，西元前 518 年左右波斯攻下了犍陀羅，波斯的勢力於是擴張至印度河。波斯領土東至印度河，西北至小亞細亞半島與歐洲的巴爾幹半島，西南至埃及。Evans 認為部分的巴比倫天文技術在波斯占領印度西北的期間已傳入，¹⁴ 包含了太陰日（Tithi）的使用，Neugebauer 亦指出印度天學中的太陰日與巴比倫天

¹⁰ 傳說他的著作有 13 部，其中 3 部的內容已失，由於他的名聲遠播，不少後繼者假藉他的名義為文。

¹¹ *Tetrabiblos* = “four-part book”，本文譯為《四書》。

¹² Claudius Ptolemy, “Of the Familiarities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Triplicities and Stars,” *Tetrabiblos*, trans. J.M. Ashmand, *Classical AstrologerWeblog*. 1822. Book II, p. 43. <<http://www.astrologiamedieval.com/tabelas/Tetrabiblos.pdf>> (2011 年 5 月 15 日檢索)。

¹³ Claudius Ptolemy, “Of the Power of the Fixed Stars,” *Tetrabiblos*, trans. J.M. Ashmand, *Classical AstrologerWeblog*. 1822. Book I, p. 22. Ptolemy, Claudius. “Tetrabiblos.” <<http://www.astrologiamedieval.com/tabelas/Tetrabiblos.pdf>> (2011 年 5 月 15 日檢索)。

¹⁴ James Evans,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astr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93.

文學中的太陰日的長度相似；¹⁵ 亞歷山大大帝的大將希臘人塞琉西（Seleucus）在巴比倫創建了塞琉古王朝（Seleucid dynasty，330-150 BC），前者是希臘化時期最重要的國家之一，曾短暫地統治過印度西北，融合巴比倫特徵的希臘天文知識在此期間可能影響了印度的天文學。Margaret Stutley 在討論 Makara（摩羯魚）時說明了 Makara 代替 Capricorn（摩羯座）出現在印度的黃道十二宮中。¹⁶ 波斯與希臘化的藝術風格都在印度的早期遺留的阿育王石柱藝術中找到例證，為他們曾經駐足停留的歷史找到藝術痕跡。

目前尚無足夠的文獻得以顯示蘇美或是巴比倫時期的山羊魚造型來源的相關神話，這個部分尚待專研兩河文明學者的新成果為我們解惑。Ridpath 透過希臘神話為我們闡述了摩羯座——山羊魚造型的原由，摩羯座是擁有山羊的頭及前腳與魚尾的動物，綜合前述這個星座顯然起源於喜歡兩棲類動物的蘇美和巴比倫，古老的蘇美人把它稱為 SUHUR-MASH-HA，意即「山羊魚」。希臘人將摩羯座稱為 Aegoceros，即「有角的山羊」，這個星座被認定與農神潘（Pan）有關，農神潘的造型是頭上有角並擁有山羊腿。根據神話，農神潘經常花很多的時間在追逐女性與睡午覺，祂的低沉叫聲經常驚嚇到人們，pan 即 panic（驚慌）的字源。祂的一個後代是 Crotus，已被確認是雙子座。潘熱烈的追求女神席琳克絲（Syrinx），可是女神不喜潘的追求便將自己變成蘆葦，追求席琳克絲不成的潘就將蘆葦製成了簫，成為著名的「潘神簫」（Syrinx）。潘曾在兩個不同的場景營救其他的神靈，當神靈與巨人打鬥時，祂吹起海螺幫忙打跑了敵人。在一個較晚的場合中，地母蓋亞（Gaia）因為與眾神作對，於是派了怪獸提豐（Typhon）前來，潘知道後即大聲警告眾神。在潘的提議下，眾神將自己扮成各種動物以巧妙的躲開怪獸，潘自己則躲進一條河流中，並將自己的下半

¹⁵ Neugebauer, *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 Babylonian ephemerides of the Seleucid period for the motion of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planets*, p. 40.

¹⁶ Stutley Margaret. *A dictionary of Hinduism: its mythology, folklore, and development, 1500 BC-AD 1500* (New Delhi, 2002), pp. 174-175.

身變成魚。宙斯抓住怪獸，但是怪獸卻將宙斯手腳的筋抽出，留下殘廢的宙斯，赫耳墨斯（Hermes）和潘充當了宙斯手腳的筋，讓宙斯得以和怪獸繼續打鬥，宙斯用雷電砍死了怪獸並將它埋在西西里島的埃特納山（Mount Etna）下，這座山仍持續噴出怪獸如火焰般的氣息。宙斯爲了表達對潘的感激之情，遂將下半身變成魚的潘神的形象放在星空中成爲摩羯座。17 這個希臘神話爲我們提供了摩羯座的奇特兩棲類山羊魚造型的源由。

由於，目前已知最早印度摩羯魚的山羊魚造型出現在西元前 150 至西元前 100 年間的巴爾胡特（Bharhut）窰塔坡的愛樂藥叉女（Chanda Yakṣī）腳下【圖 2】，我們可以斷定，巴比倫與希臘天文星占之學透過與印度西北地區的文化交流早已傳入印度，甚至已經到達中央邦（Madhya Pradesh）的巴爾胡特。一個外來圖像（摩羯魚）的吸收消化後再與印度本土的藥叉女結合必然要經過一段時間，因此，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在西元前三世紀時，西北的印度人應該已經習得黃道十二宮的相關訊息或者透過認識水神 Ea 而認識了山羊魚的造型。由最早的印度摩羯魚造型——山羊魚，可以推知印度承接了來自西方的摩羯座造型，然而山羊魚造型在印度並未有太久的影響，現存的山羊魚除了巴爾胡特窰塔坡所遺留的樣本之外，我們目前並無其他的實例，同時，在巴爾胡特窰塔坡的遺留文物中已經出現印度風格的摩羯魚【圖 5】，說明了印度人已在西元前二世紀時的巴爾胡特發展出印度專屬風格的摩羯魚。

四、摩羯魚與印度文明

在印度最早的文獻中摩羯魚是以婆樓那（Varuna）坐騎的角色出現在印度神話中，既然，摩羯魚是婆樓那的坐騎，因此，深入了解婆樓那應有助於認識摩羯魚在未來的相關發展。在《梨俱吠陀》中提及

¹⁷ Ian Ridpath, *Star Tales*, Cambridge: Lutterworth Press, 1989.

<<http://www.ianridpath.com/startales/capricornus.htm>> (2011 年 5 月 25 日檢索)。

婆樓那是生主迦葉波（*Kaśyapa-prajāpatī*）與母神阿底提（*Aditī*）所生的七個兒子阿底提耶（*Ādityas*）之首，¹⁸ 這七個天神分別化身為日、月與五大行星，這七個兒子在後來的梵書時代（*Brāhmanas*）中已經演變成了十二個兒子，¹⁹ 祂們都是最早的吠陀神。婆樓那在吠陀早期是蒼天與正義的化身，曾經與晝夜神米特拉（*Mitra*）並稱共同掌管天空與土地，並且與日神阿厘耶門（*Aryaman*）並列吠陀時期最古老的三位神祇之一，祂們的重要性後來為火神阿耆尼（*Agni*）、天神因陀羅（*Indra*）和太陽神蘇利亞（*Sūrya*）所取代。儘管《梨俱吠陀》提到婆樓那的詩句並不多，然而祂卻是最重要的吠陀神，在前吠陀時期，祂是宇宙至高無上的主、天神秩序的維護者、雨水的提供者與約定的執行者。Coomaraswamy 的研究指出：《阿闍婆吠陀》曾提及婆樓那是一位躺在水上苦修的偉大藥叉（*Yakṣa*），春天的樹木從他的肚臍長出，²⁰ Coomaraswamy 透過評論蘇摩（*Soma*）與婆樓那之間的關聯，亦提出一些輾轉的線索說明了婆樓那和藥叉間是有著從屬的關係，²¹ 這些線索讓我們為魔羯魚亦成為藥叉女（*Yakṣī*）的坐騎尋得合理的關聯。藥叉（*Yakṣas*）是古印度神話中的一群半神而難以計數的小神靈，²² 其中男性稱為藥叉，而女性稱為藥叉女，財神俱毘羅（*Kubera*）是帶領祂們的王，祂們是水的守護神。多數學者認為祂們應該是淵源於印度本土而非雅利安人所引進的，在早期的佛教藝術中，我們經常可以發現祂們的身影。

Naylor 綜合了早期對婆樓那的敘述提出：

¹⁸ 一說八子，第八子被祂拋棄。七位 *Ādityas* 分別為：*Varuna*, *Mitra*, *Āryaman*, *Bhaga*, *Dakṣha* 與 *Amśha*。

¹⁹ 十二位 *Ādityas* 除了前述的七位之外，分為四組：1. *Mitra*, *Āryaman* 與 *Bhaga* (或 *Vidhātṛi*)；2. *Tvashtri*, *Pūchan* 與 *Vivasvat* (或 *Manu*)；3. *Savitṛi*, *Pūshan* 與 *Śakra* (*Indra*) 與 *Viśnu*；4. *Varuna*, *Dasha* (*Dhātṛi*, 有時 *Parjanya*) 與 *Amśha* (或 *Vidhātṛi*)。這十二位 *Ādityas* 有時分別代表一年的十二個月。

²⁰ Ananda K. Coomaraswamy, *Yakṣas* (New Delhi, 2001), p.27.

²¹ Coomaraswamy, *Yakṣas*, pp. 33-34.

²² *Jaiminīya Brāhmana* 是最早提及藥叉的文獻。

祂被稱作全能與全知者，祂是太陽運行天際、日夜分離與維持大地形狀的責任承擔者，祂監看每隻鳥的飛行，出席所有的聚會，看穿每個思緒。…婆樓那看起來像個穿黃金盔甲騎著摩羯魚的白人，手持由蛇所製成的套索。婆樓那是天水的提供者，當天空打開時就以雨水的方式降下。人們以尊崇與戒慎恐懼的方式敬拜祂，因為祂擁有如阿修羅般醜陋的外表，祂會懲罰不信守承諾的人們。祂是宇宙的創子手，祂通常抓住冒犯者的鼻子作為懲罰。祂和閻摩（Yama）都是死者之神。婆樓那的聲望在吠陀時期被眾神之王因陀羅所取代，這與因陀羅最輝煌的成就有關。當惡魔毘梨多（Vritra）偷走婆樓那所負責的世界水源，最後是靠因陀羅打敗惡魔方能取回水源。因為這個事件因陀羅取代了婆樓那霸主的地位成為眾神之王，而婆樓那由全能與全知者的重要地位降級成為海洋與河流的神，雖然仍舊是重要的神祇但已不可與舊日的輝煌相比擬的，此後祂為蛇神們所伺候。²³

在眾神不斷的瓜分職權之下，婆樓那在印度教神譜中的重要性遂日趨沒落，婆樓那在《毘濕奴往世書》（*Vishnu Purana*）中已被降為水神，²⁴ 在後續的相關文獻中婆樓那被提及時的地位更逐漸貶低了，祂的原本的重要性在文學與神話中已不再被凸顯了。

摩羯魚的在兩河流域古文明時期的原形山羊魚是用以辨識大神 Enki/Ea 的象徵物，山羊魚亦是通往 Ea 神路上的星座並成為後來黃道十二宮摩羯座「所指」圖樣。Enki/Ea 和婆樓那都位居兩大古文明國的重要水神，所以摩羯魚會成為吠陀神婆樓那的坐騎與象徵物似乎是理所當然，摩羯魚後來在笈多王朝時期亦成為恆河女神的坐騎。

²³ Stephen T. Naylor, 'Varuna', *Encyclopedia Mythica*.

<<http://www.pantheon.org/articles/v/varuna.html>> (2011年5月22日檢索)。

²⁴ "...Vaisravaṇa was made king over kings; and Varuṇa, over the waters..."

The Vishnu Purana, trans. Horace Hayman Wilson, 1840.

<http://www.sacred-texts.com/hin/vp/vp057.htm#page_153>(2010年9月5日檢索)。

根據文獻摩羯魚在印度最早是吠陀神婆樓那的坐騎，但是，考古所得最早的摩羯魚藝術造型卻是與佛教緊密結合，最早的摩羯魚形象是出現在最早的佛教遺址巴爾胡特，因此，摩羯魚的概念早已為佛教吸納並轉化為形象與藥叉女結合。佛經亦有摩羯魚相關的記述，敘述的次數不多且多為負面，東晉瞿曇僧伽提婆於西元 397 譯出的《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四的〈小品商人求財經〉第二十：「彼在海中為摩羯魚王破壞其船」²⁵ 是目前所得最早有關摩羯魚的佛經文獻，摩羯魚顯然被描述成是一隻會破壞的兇惡大魚。來自西元五世紀初由鳩摩羅什譯出的《大智度》初品〈佛土願釋論〉第十三（卷第七）：

如說：昔有五百估客，入海採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海水入中，船去駛疾。船師問樓上人：「汝見何等？」答言：「見三日出，白山羅列，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師言：「是摩伽羅魚王開口，一是實日，兩日是魚眼，白山是魚齒，水流奔趣是入其口。」²⁶

據《中阿含經》所述，摩羯魚王會破壞船身；而《大智度》更進一步說明了摩羯魚（摩伽羅魚王）是雙目如日，魚齒如白山般巨大的體積龐大水族，大口一開所造成的水流足以將船引入其口。根據佛經如此的敘述，顯然船家在海上航行時必然不樂意見到摩羯魚的現身。

前輩學者對摩羯魚藝術表現的討論多限於裝飾部分，對於象徵意含的敘述不多實有其難為之處，因為吠陀經典與史詩對摩羯魚均甚少著墨，佛經的相關敘述亦不多。既然藉由經典文獻追溯摩羯魚的象徵意義有所困難，筆者將反其道而行，透過藝術造型中與摩羯魚互動或關聯的其他元素，包含神祇、植物…等等，或是摩羯魚所在建築的關鍵位置，由解讀畫面來試圖還原摩羯魚可能的象徵意含。筆者以為分

²⁵ 〈中阿含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一冊 No. 26，《CBETA 電子佛典》，<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01/0026_034.htm>（2010年9月4日檢索）。

²⁶ 〈大智度論〉，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十五冊 No. 1509，《CBETA 電子佛典》，<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25/1509_007.htm>（2010年9月4日檢索）。

析摩羯魚造型的演變與其在宗教藝術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助於我們補足文獻佚失的部分。

五、摩羯魚在印度的藝術造型演變與分析

就目前的考古文物所得，印度最早出現的摩羯魚是在巴爾胡特的宰堵坡遺址，以山羊魚的造型出現於藥叉女的腳下，同一遺址亦發現已經印度本土化的摩羯魚，更有其他的兩棲動物造形提供摩羯魚輾轉印度本土化的佐證。本文所參照的摩羯魚造像樣本以筆者在大英博物館，法國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與印度德里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New Delhi）訪視所得；在桑奇（Sāñcī）、阿旃陀（Ajantā）與埃洛拉（Ellorā）等地田調所得；以及部分參考文獻中所列舉的相關圖片為主，比較重要的文獻如 Alexander Cunningham 的 *The Stūpa of Bharhut*，Bunce 的 *An encyclopaedia of Hindu deities, demi-gods, godlings, demons, and heroes*，Sivaramamurti 的 *The art of India* 與 Knox 所著的 *Amaravati* 等等。

筆者將先依摩羯魚的年代先後探索其藝術造型變化並將造型相同者的歸類討論（計分 6 大類），藉此分析其造型的演變與關連。由於摩羯魚造型所影響的區域相當廣大，擴及了印度教與佛教的傳播區域，本文討論的區域以南亞印度為限，由於外來文化對藝術造型會有相當大的感染與影響力，因此本文探討的年代止於十三世紀伊斯蘭教勢力進入印度之前。

（一）「山羊魚」造型的摩羯魚：

上半身羊首、具蹄的兩隻前腳與下半身是魚身的兩棲合體動物是山羊魚造型摩羯魚的造型特色，將巴爾胡特（150-100 BC）山羊魚造型的摩羯魚【圖 2】與新蘇美時期（2113-2006 BC）Enki 的象徵物山羊魚【圖 1】，巴比倫（1200BC）摩羯座造型【圖 3】以及希臘化風格的「希臘—埃及」（西元前一世紀）造型的摩羯座【圖 4】相較：雖

然呈現的山羊品種有所不同，這四個不同區域的摩羯座（魚）的背上皆負載著一位或坐或站立的神祇，已可以清楚地說明皆具備作為坐騎的概念。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與希臘化文明的傳入影響了印度摩羯座魚的形成，古老文明間的文化交流促進了藝術表現的豐富多元。但是，筆者檢視了相當多的犍陀羅時期的佛教藝術作品，即希臘化佛像造像或是相關的裝飾圖案中，皆未見摩羯座（魚）形象的參與其中，在埃及出現的希臘化魔羯座（西元前一世紀）之前的印度已有相似的山羊魚造型摩羯座魚。巴爾胡特罕堵坡的佛教藝術的形成比希臘化佛像的犍陀羅藝術還提早至少一個世紀，說明源自兩河流域的摩羯座魚已在印度部分地區萌發甚至已本土化，卻未能影響犍陀羅藝術的內容，可能是犍陀羅地區的雕刻師傅對佛教藝術的詮釋是選擇性以希臘式造型作單向的演繹，並未將希臘天文學概念中的摩羯座加入其中，以上是筆者依目前所得資料的推測，未來還有很大的省思空間。

（二）「鱷魚嘴—大象鼻—蹄足—魚身」造型的摩羯座：

巴爾胡特一尊名為善見藥叉女（Sudarśana Yakṣī）²⁷ 【圖 5】腳下踩著一隻造型與山羊魚迥異的摩羯座魚，這隻摩羯座魚張開長嘴，牙齒尖銳有如鱷魚，長長捲起的上唇有如大象的長鼻子，兩隻前腳仍為蹄足，下半身為魚身，捲曲的魚身說明了它是一條大魚，這是摩羯座魚印度本土化的最早例證之一。

巴爾胡特提供了豐富的摩羯座魚範例，另一個更清晰的象魚造型摩羯座魚【圖 6】，在圓盤中的摩羯座魚的頭部有如鱷魚與大象的混合，頭頂的造型線條如大象，牙齒尖銳有如鱷魚，兩朵蓮花與一花苞從其長嘴延伸而出，額頭有環繞兩圈的繩索，脖子的部分亦有一圈繩子，大象耳朵已轉化如魚鰭，具蹄的前腳後方有一片魚鰭，下半身為魚身。這隻摩羯座魚很清楚地融合了大象、鱷魚與魚等三種不同屬

²⁷ 「善見」為佛教色界十八天之一。

性的動物，大象是陸地的，鱷魚是水陸兩棲的，而魚則是水生動物。其中環繞的繩索是否暗喻了這隻摩羯魚受制於神（人）？由長嘴延伸而出的蓮花說明了與水的密切關係。筆者在印度中部的桑奇大塔的兩處塔柱的底部發現造型相同的摩羯魚：一處為兩隻體型較小的摩羯魚相對；另一處為一隻體型較大的摩羯魚【圖 7】，但其頸部已無環繞的繩索。前述的摩羯魚【圖 6】位於一個單獨圓形內，主要的圖像延伸出幾朵點綴的蓮花，後者圖像所占的面積雖僅為整個長方形構圖的一小部分，但其大嘴所向上延伸的蓮花莖成爲了繁複眾多蓮花的來源處。筆者以爲在這個演變中，桑奇大塔的摩羯魚與蓮花以及水的關連性更爲強化了。自汙泥中延伸出蓮花在印度傳統中有純潔的美好意象，成爲甚多印度教或是佛教神祇的手中持物，如印度教太陽神蘇利耶（Sūrya）和財富女神（Lakṣmī），佛教的蓮花手觀音等等；水除了是人們生活中用以飲用與潔淨不可或缺的物質之外，在印度教相當重要的宇宙觀提出了宇宙是源自於水的概念。²⁸

巴爾胡特的其他動物造型引發了筆者對印度摩羯魚造型演變的思索。巴爾胡特的兩棲合體動物除了摩羯魚之外，尚有一隻作爲坐騎的半象半魚兩棲合體動物【圖 8】，這隻象魚的背上跨坐了一個人，大象腿部的後方有鰭，上揚捲曲的象鼻握著蓮花。大象自古就是印度宗教藝術家最喜歡發揮的題材，不分教派皆以之爲重要藝術圖像。自乳海攪拌出生的大象是印度教眾神之王因陀羅的坐騎，佛教的佛傳故事中亦有「白象入胎」的情節。大象在印度教中源自乳海，無論是因陀羅的坐騎或是白象入胎的說法，印度的神話傳奇中與大象相關的主要傳說場景皆是與陸空相關連，除了巴爾胡特所見，這

²⁸ 宇宙源自水的觀念與宇宙創造神梵天（Brahmā）的不同事蹟有重要的關係：1. 根據傳說祂曾是一隻野豬，將泥土從最初的水中提升，從而創造了世界；2. 吠陀時期的造物主神生主（Prajapati）將一粒種子放入水中這粒種子變成一顆巨大無比的金蛋一千年之後，這顆金蛋成熟了，裂成兩半，梵天和娑羅室伐底（Sarasvatī）就從金蛋中出生，梵天使用一半的蛋創造了天上七層，另一半則爲地上七層的字；3. 毗濕奴神在濕婆神毀滅宇宙時沉睡於千頭蛇王的身上、漂浮於永恆的乳海，一朵蓮花由毗濕奴的肚臍伸出，四頭的梵天即安座於蓮花上。

種半象半魚的例子並不多見。這隻象魚有可能是後續發展出摩羯魚俱備象鼻的靈感來源，除了象魚之外，巴爾胡特宰堵坡亦有不少的大象裝飾圖樣，大象除了是象徵祥瑞的尊貴動物更是印度古代戰場上用來摧毀敵人不可或缺的武器，它具備了強大武力的象徵意涵。宰堵坡西邊大門的三層橫樑上的左右各有一隻鱷魚浮雕【圖 9】，鱷魚張開大口露出尖銳的牙齒，嘴的上方有兩根長觸鬚，眼睛與前腳的後方各有一片魚鱗，身體有鱗片，尾部捲曲成渦旋狀，鱷魚是河川中最為兇猛的動物。巴爾胡特豐富的雕刻提供了另一個與本文主題相關的動物——「大魚」【圖 10】，圓形的浮雕被一條肥碩的大魚占據了超過二分之一的畫面，大魚的上方有一艘船，船上有三人面露恐懼，其中兩人將手置於胸前，船邊有二槳，船與大魚之間有數條小魚，船似乎在大風浪中搖擺，大魚的眼睛顯露兇光，張開如鱷魚嘴般的銳利大口，一艘載著三人的船正滑入其中，滑入大魚嘴中的船應為畫面上方的船隻重複出現。這個圓型浮雕呼應了前述之《大智度》初品〈佛土願釋論〉第十三：「…水流奔趣是入其口。」²⁹

綜合了大象，鱷魚與大魚，巴爾胡特宰堵坡的浮雕已經將摩羯魚印度本土化造形的必要動物匯聚一堂了，除了本土化摩羯魚的原型之外，甚至已有交叉變化的「象魚」、「鱗化的鱷魚」與「鱷魚化的巨魚」，西元前二世紀的藝術家已經提出了摩羯魚未來造型多變的可能性了。

筆者發現一件源自秣菟羅（Mathurā）屬於貴霜王朝時期（約西元前一世紀）摩羯魚【圖 11】，已經清楚承繼了巴爾胡特鱷魚的風格：嘴的上方有兩根長觸鬚，眼睛與前腳的後方各有一片魚鱗的特徵，捲曲上揚的尾部已具備如魚般的尾鱗，但兩隻前腳仍為蹄足。這隻摩羯魚無大象的長鼻子，但蹄足說明了大象造型的餘蔭依然存在。

（三）「鱷魚嘴—大象鼻—鱷足—魚身」造型的摩羯魚：

²⁹ 〈大智度論〉，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十五冊 No. 1509，《CBETA 電子佛典》，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25/1509_007.htm（2010年9月4日檢索）。

收藏在大英博物館的阿瑪哈瓦帝 (Amarāvati) 窣堵坡遺物 (約西元二世紀至三世紀) 提供了豐富的摩羯魚例子，筆者細數了清晰可見摩羯魚的殘片計二十處共有 36 隻，僅一處是單獨出現的摩羯魚，其餘的十八處皆為成對出現，或背靠背、或在畫面的兩端相對而立。

十一處成對的摩羯魚位在石柱最底處【圖 12】，摩羯魚在畫面的兩端相對而立，張開大嘴分別向對方延伸出蓮花莖，畫面充滿蓮花，中央部分或有兩隻神獸 (leogryph) 參與其中，或有侏儒藥叉站立中央雙手握住由摩羯魚嘴中延伸而出的蓮花莖。

一處的成對相望的摩羯魚位於石柱上方的牆頂部分，2 隻摩羯魚皆已殘破僅剩頭部，大嘴延伸出一個粗大的花環到對方的嘴裡，花環由兩個人扛在肩上形如「M」，花環中間下陷處上面有一個圓形蓮花，蓮花上方有一個象徵「初轉法輪」的法輪在一個金剛座上方，金剛座兩旁各有一個朝聖者雙手合十【圖 13】Sivaramamurti 指出這個特殊的摩羯魚口吐出巨大花環的造型，影響了後來帕拉瓦王朝 (Pallava, 西元三世紀至九世紀) 時期將之轉化成雙拱的門楣造型，³⁰ 本文後續將討論之。

六處計 13 隻的摩羯魚位於圓形蓮花的外圍：2 隻背靠背的摩羯魚共出現四處，自摩羯魚嘴中延伸出蓮花與蓮葉圍繞了整個蓮花座；一處的蓮花為半圓形，2 隻摩羯魚則分據直徑的兩邊，亦自嘴中延伸出蓮花和蓮葉將半朵蓮花包圍住；一處僅 1 隻的部分由於蓮花座已部分殘缺，無法得知原始的構圖是否還有其他的摩羯魚。

有二處位在石柱的中央：一處 2 隻相向的摩羯魚背上分別乘載了一對男女【圖 14】，男性手中皆持盛開的蓮花，他們的中間隔了一個窣堵坡，有一對男女正舉起雙手在向窣堵坡膜拜；另一處成對的摩羯魚中間隔著五頭巨蛇相望，背上各有一名手托托盤的女子站立其上。

³⁰ Calambur Sivaramamurti, *The art of India* (New York, 1977), p.548.

這些摩羯魚提供了異於巴爾胡特、桑奇與秣菟羅的藝術造型，摩羯魚的頭部除了具備不算長的大象鼻之外，頭頂部分已去除了屬於大象的部分，更向鱷魚的造型靠近，前述的蹄足已消失，摩羯魚前足的腳掌已鱷魚化，除了二足的摩羯魚【圖 15】之外，其中有一對俱備如同鱷魚的四隻腳掌【圖 16】，左邊的摩羯魚仍可見尾鰭，右邊的摩羯魚因為尾部造型角度的問題無法確認是否仍保有尾鰭。筆者發現年代在阿瑪哈瓦帝宰堵坡之後的摩羯魚的腳已不再是具蹄的，顯示摩羯魚的發展是向著鱷魚的造型靠攏，兩足的鱷魚腳掌已完成演化，下半身則是維持魚身，至於四足的摩羯魚在西元五世紀前仍屬少見。西元五世紀笈多時期一件源自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恆河女神，可以清楚地看到具有四隻如同鱷魚壯碩腳掌的摩羯魚【圖 17】，但很可惜的是摩羯魚的頭已殘缺，尾鰭已消失。摩羯魚在部分區域如北方邦已朝向四足去尾鰭型式逐漸的變化。

（四）「鱷魚嘴—大象鼻—魚身」造型的摩羯魚：

除了前述的摩羯魚之外，阿瑪哈瓦帝（Amarāvātī）宰堵坡其他的摩羯魚則為無足【圖 18】，部分魚身的魚鱗清晰可見。阿瑪哈瓦帝宰堵坡提供的豐富摩羯魚造型，讓我們掌握了更多的摩羯魚的變化。

（五）摩羯魚與「花環拱門」的造型：

阿瑪哈瓦帝摩羯魚嘴中延伸出巨大花環的造型，影響了後來帕拉瓦王朝（Pallava）時期將之轉化成雙拱的門楣造型。筆者目前找到年代最遠的例子為西元八世紀艾羅拉（Ellroā）編號第十六窟的開拉沙寺（Kailāsa Temple）中的一件作品【圖 19】，兩隻面對的摩羯魚嘴中向上延伸出的雙層花環所形成的「雙花環拱」，拱的下方有一個背對觀眾的舞者，兩隻摩羯魚的鱷魚前足清晰可見，它們的下半身則各自幻化為朵朵浪花延伸而下，這是件相當繁複精采的作品。由左右分別往上延伸的花環，部分的大花環門楣在匯集處會有一隻饕餮將花環含在口中。隨著時代的演變，在藝師們的巧手與創意之下，一個拱的

造型到了十二世紀時已變化成繁複多拱的造型【圖 20】，這個來自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十二世紀卡卡地亞（Kākātīya）王朝的作品是以濕婆神為主神的宇宙三大神門楣，展現了印度雕刻的精緻度。一尊十二世紀印度南部卡納塔克邦（Karnataka）的 Holehonnatti 編號 1 的印度神廟供奉的 Ranganatha【圖 21】，³¹ 提供了雕刻師與傳統不同的構思，兩隻摩羯魚轉身向外不再面對面而立，大花環不再由兩隻摩羯魚的口中延伸而改由向上翹起的尾鰭向上形成一邊十二個拱，兩邊的拱匯聚於中央的饕餮口中，這件 Ranganatha 的摩羯魚並非如此造型的獨一作品，在拉賈斯坦邦（Rajasthan）的 Amber 博物館亦有一件名為 Skanda-Brahmashasta 的作品亦有如此的造型。

（六）「鱷魚嘴—大象鼻」造型的摩羯魚：

當摩羯魚與建築物結合時，它的造型通常只剩前半部【圖 22】的鱷魚嘴與長而上揚的大象鼻，下半部的魚身則消失不見。此時的摩羯魚成對現身在一尊佛教或是印度教的主神身後的神龕建築的一部分，通常被發現在對稱的神龕橫梁的上方左右兩旁的摩羯魚面部朝外，有時在橫樑的盡頭有如中國建築中的瓦當。它的下方通常伴隨著神獸（leogryph）與大象，或是僅與神獸搭配，偶或得見摩羯魚僅搭配大象，它們在主神神龕的兩側面朝外似乎是在護衛著主神。法國學者 J. Auboyer 與日本學者宮治昭認為椅座背屏結合鱷魚嘴、大象鼻、神獸等裝飾圖像結構象徵了吠陀以來的古印度宇宙論中的「地、火、水、大地、虛空與天上」。³² 在西元五世紀後的佛教或印度教一些主神神龕的左右兩側經常可以得見摩羯魚等，有時是高浮雕，有時是接近線雕般的淺浮雕，此類的摩羯魚造型表現逐漸成為主流。

我們發現有神龕造型卻結合了前述（五）與（六）兩種不同的樣

³¹ Ranganatha 為南印度流行的毗濕奴神的造型之一。

³² 宮治昭，《インド仏教美術史論》，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0，頁 424-458。J. Auboyer, *Le Trône et son symbolisme dans l'Inde anc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9).

式，一件十一世紀收藏在 Gwalior State Museum 的火神阿耆尼 (Agni) 雕像【圖 23】，即結合摩羯魚在神龕建築的兩種造型：火神兩側的柱子頭內外各有一隻摩羯魚，外側的摩羯魚面部朝外如前述「鱷魚嘴—大象鼻」造型，摩羯魚成對現身在一尊主神身後的神龕建築的一部分，在對稱的神龕橫梁的上方左右兩旁；內側的摩羯魚則相對嘴中向上延伸出的花環形成了一個拱門，火神即安立於拱門之下。以卡納塔克邦 Holehonnatti 的 1 號印度神廟所供奉的 Ranganatha【圖 21】與這件火神雕像【圖 23】為例，似乎可以提醒我們，因年代與區域的不同，宗教藝術風格在不影響辨識主神的前提之下的多元可變性。

六、摩羯魚在印度宗教藝術中的意涵

摩羯魚在文獻中的記載雖然最早是與吠陀神婆樓那關連在一起，但是在目前已知的印度宗教藝術遺物中，卻最早現身於佛教遺址的巴爾胡特窰堵坡中，因此，摩羯魚在印度的宗教藝術中的應用並未因教派間的差異而有所疑義，筆者以為摩羯魚在宗教藝術萌發時已成為一個印度人所共通運用的文化符號。本文將試圖提出不同造型的摩羯魚結合了不同的神祇、動物或是植物的可能詮釋。

山羊魚是 Enki/Ea 的坐騎，在遙遠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用以辨識水神 Enki/Ea 的象徵物；摩羯魚在古印度早期亦為水神婆樓那的坐騎，亦是用以辨識婆樓那的象徵物。承襲巴比倫山羊魚造型的摩羯魚，於巴爾胡特窰堵坡以作為藥叉女的坐騎現身，在同一遺址可以見到的已印度化的摩羯魚亦作為藥叉女的坐騎。印度文獻指出摩羯魚是吠陀神祇婆樓那的坐騎，與考古的發現兩者間有著顯著落差，目前所得最早藝術形象中說明摩羯魚的主人是佛教遺址中的藥叉女而並非婆樓那，印度的宗教藝術的發展中佛教是早於印度教（吠陀教），在佛教與印度教的教爭過程中皆發生將對方的重要神祇收編並降級，但在西元前 150 至前 100 年間的佛教演變過程中尚未完成收編婆樓那的工作，必須等到《大日經》完成後，婆樓那才被佛教收歸為「十二天」

之一的「水天」。本文找到的一個婆樓那與藥叉的關連性：《阿闍婆吠陀》曾提到婆樓那是一個斜倚於水上苦修的大藥叉。³³「藥叉」是雅利安人進入印度之前即已存在的本土精靈，他們經常與首領財神俱毗羅（Kubera）關聯。Fergusson 在他的研究中指出藥叉與蛇神那加（Nāgas）的崇拜是在雅利安人入侵之前的無社會階級 Dasyus 族的土著信仰，他們透過崇拜藥叉與蛇神祈求豐饒與降雨，³⁴ 藥叉與蛇神經常關聯在一起與印度本土最早的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藥叉和蛇神都是精靈：藥叉住於地上或空中，是佛教正法守護神；蛇神是水精靈負責守護藏在地下珍寶。在巴爾胡特窰堵坡的藥叉女站在坐騎摩羯魚上【圖 4、5】，此時在佛教遺址的摩羯魚與吠陀水神婆樓那應無直接關係，但是，婆樓那曾為一名苦修藥叉似乎將藥叉與水關聯在一起。我們應該回歸守護屬於佛教窰堵坡的藥叉意涵：守護正法、豐饒與降雨。

摩羯魚為兩棲類的動物，它的尾鰭說明了他是行動於水中的坐騎，「山羊魚」摩羯魚與同時存在的「鱷魚嘴—大象鼻—蹄足—魚身」摩羯魚，它們的魚身尾鰭造形皆呼應了水的概念。我們若同時思索摩羯魚在桑奇大塔與阿瑪哈瓦帝兩個窰堵坡的其他形式，將能夠逐漸架構摩羯魚亦傳遞了豐饒的概念。

摩羯魚造型的早期演變過程中，頭部曾有如鱷魚與大象的混合，頭頂的造型線條如大象，牙齒尖銳有如鱷魚，長長捲起的上唇有如大象的長鼻子，兩隻前腳為蹄足，下半身為魚身，兩朵蓮花與一花苞從其長嘴延伸而出。其中大象在神話乳海攪拌的過程中被攪出而成為因陀羅的坐騎，在佛教大象亦為吉祥的神獸，摩耶夫人白象入胎是佛教徒耳熟能詳的佛傳故事，它的名子 Airāvata 意即自水出生，印度人在演化山羊魚造形的摩羯魚過程放棄了山羊，選擇對他們意義更為深厚

³³ Coomaraswamy, *Yakṣas*, p. 29.

³⁴ James Fergusson, *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Illustrations of Mythology and Art in India in the First and Fourth Centuries after Christ*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1868), p.244.

的大象有其文化上的意涵。鱷魚是河流中的猛獸，摩羯魚結合了鱷魚的尖銳強勁的長嘴更象徵了它的力量強大。摩羯魚早期僅延伸出兩朵蓮花與一花苞【圖 6】，在桑奇大塔的實例中則已經延伸出充滿整個畫面的蓮花了【圖 7】。蓮花在印度文化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佛傳故事中指出佛陀出生後即步步蓮花並指著天地說出：「天上地下，惟我獨尊」的話語；印度教的宇宙創造之神梵天（*Brahmā*）的誕生神話說明祂是自延伸自毗濕奴肚臍中的蓮花而出生；此外，眾多的印度神祇不分宗教手持蓮花作為信物或象徵物。潔白無瑕的蓮花自充滿汙泥的水中蜿蜒而出，象徵了純淨的精神擺脫自汙穢的身體。閉合的蓮花就像一顆蛋，呼應了另一個梵天出生與創始神話故事，一顆種子被放入最初的大海中，種子吸收了大海的精華最後變成一顆蘊含所有能量的金蛋，梵天自熟成的金蛋出生，並將金蛋的剩餘部份則擴張成宇宙。既然，蓮花自摩羯魚的嘴中延伸而出，我們可以充分理解摩羯魚此時化身成蓮花養分的來源與保護者的姿態，它那綜合猛獸的強悍造型足以保護蓮花的豐饒盛開。

阿瑪哈瓦帝宰堵坡遺留文物的一處有成對相望的摩羯魚位於石柱上方的牆頂部分，大嘴延伸出一個粗大的花環到對方的嘴裡，巨大花環必須由兩個人扛在肩上，這兩個人的現身說明了花環的巨大【圖 13】。在早期的佛教藝術中，摩羯魚並非僅有的動物得以自其大嘴延伸出粗大的花環，巴爾胡特的遺物中一件名為「大象運送佛骨」的浮雕【圖 24】，可以發現大象嘴中亦延伸出粗大的花莖；年代比阿瑪哈瓦帝更早的桑奇大塔的塔門上的橫樑【圖 25】，亦可以看到橫樑左右各有一名大肚子的侏儒藥叉自其嘴中延伸出粗大的蓮花花莖匯聚於橫樑的中央，³⁵ 兩侏儒藥叉之間更有四名大肚侏儒藥叉參與其中，本文以為年代先於阿瑪哈瓦帝的巴爾胡特與桑奇的大象與侏儒藥叉必

³⁵ 年代較晚的《羅摩衍那》曾為藥叉的來源提供了解說：梵天為了看守「水」創了一些生物，其中部分大叫「讓我們看守」，另一部分大叫：「讓我們狼吞虎嚥」。這些看守「水」的守衛生物就成了羅刹（*Rākṣasa*）與藥叉，「狼吞虎嚥」可能是延伸出後來多數的藥叉的形象擁有一個大肚子的概念。參酌自：Coomaraswamy, *Yakṣas*, p. 29.

然給與了阿瑪哈瓦帝的雕刻師一些影響，而摩羯魚取代了大象與藥叉成爲延伸更粗大的花環的主要動物，是否說明大花環的來源來自摩羯魚較之來自於大象與藥叉更能表達對神祇的讚頌與崇拜遵奉之意。這個源自佛教藝術中的摩羯魚口出巨大花環的造型，還影響了印度南部帕拉瓦王朝時期將之轉化成拱型的門楣造型，成爲用以裝飾印度教部分重要神祇的圖案【圖 20】。阿瑪哈瓦帝的例子提供了兩種不同的位置的摩羯魚：位在柱子底部的摩羯魚口出蓮花與登上建築物的牆頂的摩羯魚口出巨大花環。這個位置的改變很容易令人對摩羯魚位階提升產生聯想。以花卉串繞成環作爲供神的祭品，至今一直是印度教徒所採取的方式，甚至宇宙保護神毗濕奴神上就掛著一個大花環，而大花環亦成了辨識祂的象徵物之一；古代的佛教徒亦將花環作爲供佛的祭品，如一件收藏在美國佛利爾藝術館的巴爾胡特浮雕「毗都多波王拜會釋迦牟尼」，浮雕中央象徵佛陀的法輪的輪軸上即掛著一個大花環。

摩羯魚不再是裝飾象徵圖案而與建築結合成爲建築物的一部分，除了前述的拱型花環的門楣造型之外，尚有前文所述的成爲主神身後的神龕建築的一部分。它的位置是在神龕主建築外的橫樑上方兩側或是橫樑盡頭的地方，橫樑的高度約是主神的頭部位置，摩羯魚僅剩身體的前半部造型【圖 22、26】，橫樑的下方經常伴隨著神獸（leogryph）與大象，它們分據柱子的兩側且一致的面朝外，似乎是在護衛著主神，如此的組合無教派之分別經常可見於佛教與印度教的神祇神龕。筆者以爲一隻與水有密切關係的動物被安置於差不多是屋頂的位置，摩羯魚除了護衛主神之外應該還有其它的職責，雖然印度神廟是以石構爲主，神像亦是以石雕爲主，本文還是認爲位居橫樑上的摩羯魚應有消火防災的象徵意味。

本文並未忘記摩羯魚是吠陀神婆羅那的坐騎亦是祂的象徵物，由於佛教藝術的發展早於印度教藝術，再加上婆羅那在印度教藝術大興時已不再是重要的神祇了，因此，本文目前所得較早的婆羅那乘騎摩羯魚的雕刻爲西元第十世紀卡朱拉荷（Khajuraho）【圖 27】與西元十

二世紀來自奧里薩邦（Orissa）的蒲里（Puri）【圖 28】，其中來自蒲里的摩羯魚具四隻強壯的腳，穩健地支撐起腹部渾圓的主人婆羅那。前述兩地皆為印度教密教的重要據點，未來若希冀深入探討婆羅那的發展與演變時這兩個地區是不可遺漏的重地。除了吠陀水神婆羅那之外，乘騎摩羯魚的印度教神祇尚有婆羅那的妻子 Varuni 與恆河女神，這些神祇皆與「水」有著密切關係。根據目前所得資料，佛教的神祇以摩羯魚為坐騎的僅有位階甚低的藥叉與無法辨識身分的信仰追隨者，因此，這兩個不同宗教雖然皆使用了摩羯魚形象闡述了一些象徵意涵，但這兩個不同宗教還是存在著不同的方式：佛教僅在早期將之視為坐騎而由藥叉女騎乘，但在後來的發展中並未有其他的神祇將之運用為坐騎，反之，印度教始終保留了摩羯魚為坐騎的原始想法。

七、結論

透過不同區域間的交通往來，引發了文化交流將分屬不同的文化藉由宗教關聯在一起，很多歷史事件並未被即時的記錄，宗教藝術的形象在這個時候扮演了一個串連歷史痕跡的角色。因為文化交流，人們於是有機會得以賞識不同文化與藝術之美進而欣然接受，然而一個藝術形象若要深植於一個異文化之中，必然會經過適度的轉化與消化方能完全融於另一個文化之中。

源自兩河流域古文明中的山羊魚原是用以象徵蘇美人三大至高的神祇之一與阿卡德王國的重要神祇 Enki/Ea。祂掌管了水、思維能力、創造、智慧與能讓人起死回生的藥，是生命所有秘密、神奇知識與不朽的來源；山羊魚後來更成了「15 個在 Ea 路徑上的星座」——摩羯座。一個距今超過四千年屬於新蘇美時期（2113-2006 BC）的圓筒形印章【圖 1】為我們確認了山羊魚的摩羯造型，這隻山羊魚透過文化交流輾轉到達了希臘、埃及，更經波斯古國傳至印度，爾後印度化的摩羯魚藉由佛教的傳播到達中國。山羊魚到了希臘則成為「黃道十二天宮」的一員並發展成重要的西洋星占學，近代文化的交流更為

快速與頻繁，星占學已是不論東西方的當代日常生活談論的重要議題，而黃道十二天宮中的摩羯座原型——山羊魚所延伸出的算命論述仍舊牽動著部分現代人的日常思維。

印度人不僅將摩羯魚融入印度版的黃道十二天宮中，更將山羊魚與他們的宗教文化結合使得摩羯魚有了不同的面貌，成為了佛教與印度教廣泛使用的象徵圖案。從最早深受美索不達米亞文化影響的山羊魚造型，在印度化的過程中印度人拋棄了與印度文化關聯性較弱的山羊造型，逐漸融合大象這隻象徵祥瑞，陸地最龐大的哺乳動物與作戰的猛獸以及象徵水中猛獸的鱷魚，同時保留了山羊魚的魚身魚鱗，顯示印度文化對異文化有所保留亦顯示印度文化中對於水宇宙的重視，到了十二世紀時，鱷魚的鱷足雖逐漸取代了魚身與魚鱗，但是摩羯魚還是維持水陸兩棲動物。

摩羯魚有羊首、蹄足，魚身，尾鱗，象頭、鱷魚嘴、大象鼻、鱷足等多樣的造型，這些不同的造形在演化過程中，說明了印度文化在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同時順勢自主性的加入本身文化的特色，摩羯魚遂成為印度文化特色的一環。摩羯魚在印度的演繹過程中它的造型曾有過的差別，如「蹄足」與「鱷足」的不同【圖 6、16】，甚至後來四足取代了尾鱗【圖 17】或是僅存前半身（魚身不見了）【圖 22、26】，其中「鱷魚嘴—大象鼻」始終是用來辨識印度化摩羯魚的兩個主要特徵，因此，「鱷魚嘴—大象鼻」即為摩羯魚的主要象徵符號。

講究以圖像符號來象徵的印度宗教藝術文化，摩羯魚甚少單獨出現總是伴隨著不同的神祇、動物與植物進而讓畫面意涵更為豐富。當摩羯魚作為神祇如婆羅那、Varuni 與恆河女神的坐騎時，它是這些神祇的象徵物，亦象徵承載著這些水神悠遊於河流與海洋之中（不管是恆河還是傳說中的乳海），在印度能夠主掌「水」的神祇總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藥叉雖為如精靈般的小神，但他們在壑堵坡守護佛法亦象徵著豐饒與降雨，摩羯魚本身即具備豐沛雨水的概念，作為藥叉的坐騎亦可以呼應：守護佛法、豐饒與降雨等象徵意涵。

蓮花在印度宗教文化中占據了很重要的地位是隨處可見的裝飾圖案，潔白無瑕的蓮花自充滿汙泥的水中蜿蜒而出，象徵了純淨的精神擺脫自汙穢的身體。蓮花自摩羯魚的嘴中延伸而出，摩羯魚此時化身成蓮花養分的來源與保護者的姿態，源自大象與鱷魚的強悍造型足以保護蓮花的豐饒盛開。

串繞成環的鮮花自古就是印度人用來供養佛菩薩與印度教神祇的供品，至今仍是印度教徒用來供奉濕婆、毗濕奴與難近母（Durgā）等神祇時所採用的供品。從印度的宗教藝術中可以看到摩羯魚、大象與侏儒藥叉皆從大嘴延伸出一個粗大的花環，在宗教藝術的演變過程中摩羯魚取代了大象與藥叉成爲延伸更粗大的花環的主要動物，原先位於宗教建築底部的摩羯魚被提升至門楣的位置，大嘴所延伸出的粗大花環也成了裝飾門楣的拱，隨著時代的演變，單拱竟可以繁化成十個拱之多。筆者以爲源自摩羯魚的大花環相較於大象與藥叉更能表達對神祇的讚頌與崇拜遵奉之意，所以摩羯魚取代了大象與侏儒藥叉。

摩羯魚除了前述的結合大花環成爲門楣上方的「拱」之外，我們亦可以在佛教或是印度教的主神身後的神龕建築的橫樑上方，發現成對的摩羯魚面部朝外分據橫樑的兩端，它的下方通常伴隨著神獸（leogryph）與大象，或是與神獸搭配，偶或得見摩羯魚僅搭配大象，筆者以爲此時的摩羯魚是在護衛著神龕主神。摩羯魚由建築底座攀升至門楣與橫樑的位置，是何種類型比較早發生？依本文目前所得的資料位於橫樑位置的摩羯魚可以推至西元五世紀至六世紀鹿野苑的佛陀像【圖 22】，摩羯魚結合大花環較早期的作品可以在艾羅拉的開拉沙神殿（Kailasa Temple）找到三位西元八世紀的女神：閻牟那女河神（Yamuna，恆河支流）、娑羅室伐底（Sarasvatī）與恆河女神，³⁶ 牠們皆站立在由兩隻摩羯魚延伸出的簡單拱門內。因此，筆者以爲摩羯魚位置的演變先站立於橫樑之上（橫樑左右兩端），之後摩羯魚再延伸出大花環由發展成門楣的拱。摩羯魚位置由早期窄堵坡的最底層逐

³⁶ Sivaramamurti, *The art of India*, p. 333.

漸向上至門楣上方的演變，應該意味著摩羯魚在宗教地位的提升。多數學者在討論印度宗教的「水、火、地、風、空」五大元素時，對於水元素的象徵部分時通常是以重要的神祇為主，如梵天、婆羅那、Varuni 與恆河女神等，或是源自水的蓮花，本文對於摩羯魚的深入探討之後，應該可以將摩羯魚提昇為水元素的象徵之一。

本文限於篇幅僅鎖定摩羯魚可能的宗教意涵，並未對其造型風格改變深入著墨，如探討摩羯魚的變化僅限於基本造形的改變與相關畫面元素的對應關係，並未深入因區域與年代改變的風格變化，部分雕刻師以高浮雕或是淺浮雕所形藝術風格特色亦未加以深入探討，另外，如大花環門楣的造型，在西元八世紀與十二世紀的演變，除了拱門數目的改變之外，卡納塔克邦就有雕刻師雕出更為繁複不連續的花環。更深一步的風格探討將在日後有更多研究樣本時，將再繼續深入思考。另外，摩羯魚隨著佛教輾轉傳入中國與西藏之後，在藝術造型與內涵產生了變化，將可以做為深入思索源自宗教的藝術元素再度穿越文化與異文化的再度融合。

(責任編輯：彭健安)

引用書目

近人著作

- 楊建華，《美索不達米亞考古：從舊石器時代至波斯征服》，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1990年。
- 宮治昭，《インド仏教美術史論》，東京都：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0。
- Auboyer, J. *Le Trône et son symbolisme dans l'Inde anc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49.
- Coomaraswamy, Ananda K. *Yakṣas*. Rev.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Espak, Peeter. *Ancient near eastern gods Enki and Ea: Diachronical analysis of texts and images from the earliest sources to the Neo-Sumerian period*. Estonia: Tartu University, 2006.
- Evans, James.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astr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Fergusson, James. *Tree and serpent worship: Illustrations of Mythology and Art in India in the First and Fourth Centuries after Christ*. Whitefish: Kessinger Publishing, 1868.
- Margaret, Stutley. *A dictionary of Hinduism: its mythology, folklore, and development, 1500 BC-AD 1500*. New Delhi: Munshirm Manoharlal Pub Pvt Ltd, 2003.
- Neugebauer, Otto. *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 Babylonian ephemerides of the Seleucid period for the motion of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planets*. 3 vol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3.
- Sivaramamurti, Calambur. *The art of India*. 1993. New York, Harry N Abram, 1997. Print.

網頁資料

〈大智度論〉，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二十五冊 No. 1509，〈CBETA 電子佛典〉，
<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25/1509_007.htm>(2010年9月4日檢索)。

〈中阿含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一冊 No. 26，〈CBETA 電子佛典〉，
<http://www.cbeta.org/result/normal/T01/0026_034.htm>(2010年9月4日檢索)。

“MUL.APIN Tablet Nr. 86378 British Museum.” *LexiLin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http://www.lexiline.com/lexiline/lexi175.htm>>(2011年4月20日檢索)。

Ian Ridpath, *Star Tales*, Cambridge: Lutterworth Press, 1989.
<<http://www.ianridpath.com/startales/capricornus.htm>>(2011年5月25日檢索)

“The Vishnu Purana.” Trans. Wilson, Horace Hayman. *Internet Sacred Text Archive*. 1840.
<http://www.sacred-texts.com/hin/vp/vp057.htm#page_153>(2010年9月5日檢索)。

Micha F. Lindemans. “Enki.” *Encyclopedia Mythica*. 1990.1.10.
<<http://www.pantheon.org/articles/e/enki.html>>(2011年5月21日檢索)。

Naylor, Stephen T. “Varuna.” *Encyclopedia Mythica*. 2000.4.9.
<<http://www.pantheon.org/articles/v/varuna.html>>(2011年5月22日檢索)。

Ptolemy, Claudius. “Tetrabiblos.” Trans. Ashmand, J.M. *Classical AstrologerWeblog*. 1822.
<<http://www.astrologiamedieval.com/tabelas/Tetrabiblos.pdf>>(2011年5月15日檢索)。

Ridpath, Ian. *Star Tales*. Cambridge: Lutterworth Press, 1989.
<<http://www.ianridpath.com/startales/startales3.htm>>(2011年5月25日檢索)。

圖版目錄

- 【圖 1】 作者不詳，登位為王的 Enki，新蘇美時期（西元前 2113 年至西元前 2006 年），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圖版見：Peeter Espak, *Ancient near eastern gods Enki and Ea* (Estonia: Tartu University: 2006), p. 104。（筆者重繪）
- 【圖 2】 作者不詳，愛樂藥叉女（Chanda Yakshi），巽伽王朝（約西元前 15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間），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源自巴爾胡特窰堵坡（中央邦），加爾各答博物館藏。圖版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unninghamBharhut.jpg>
- 【圖 3】 作者不詳，古巴比倫摩羯座，源自巴格達附近喀西特時期的界碑，約西元前 1200 年，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法國國家圖書館藏。圖版見：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Caillou_Michaux_CdM.jpg。
- 【圖 4】 作者不詳，希臘-埃及摩羯座，源自埃及 Dendera 神廟天花板，約西元前一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法國羅浮宮博物館藏。（筆者重繪）
- 【圖 5】 作者不詳，善見藥叉女（Sudarśana Yakshini），源自巴爾胡特窰堵坡（中央邦），巽伽王朝（約西元前 15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間），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加爾各答博物館藏。（筆者重繪）
- 【圖 6】 作者不詳，摩羯魚，源自巴爾胡特窰堵坡（中央邦），巽伽王朝（約西元前 15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間），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加爾各答博物館藏。（筆者重繪）
- 【圖 7】 作者不詳，摩羯魚，印度中央邦桑奇大塔，約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一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筆者拍攝）
- 【圖 8】 作者不詳，象魚，源自巴爾胡特窰堵坡（中央邦），巽伽王朝（約西元前 15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間），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加爾各答博物館藏。（筆者重繪）

- 【圖 9】 作者不詳，鱷魚，源自巴爾胡特宰堵坡（中央邦），巽伽王朝（約西元前 15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間），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加爾各答博物館藏。（筆者重繪）
- 【圖 10】 作者不詳，魚，源自巴爾胡特宰堵坡（中央邦），巽伽王朝（約西元前 15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間），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加爾各答博物館藏。（筆者重繪）
- 【圖 11】 作者不詳，摩羯魚，源自秣菟羅（Mathura），貴霜王朝（約西元前一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藏。（筆者重繪）
- 【圖 12】 作者不詳，摩羯魚，源自阿瑪哈瓦帝（Amarāvati）宰堵坡，西元三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13】 作者不詳，摩羯魚與大花環，源自阿瑪哈瓦帝（Amarāvati）宰堵坡，西元二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14】 作者不詳，摩羯魚，源自阿瑪哈瓦帝（Amarāvati）宰堵坡，西元二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15】 作者不詳，摩羯魚，源自阿瑪哈瓦帝（Amarāvati）宰堵坡，西元二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16】 作者不詳，摩羯魚，源自阿瑪哈瓦帝（Amarāvati）宰堵坡，西元二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17】 作者不詳，恆河女神，源自 Ahichchhatra（北方邦），西元五世紀，尺寸不詳，紅陶，德里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18】 作者不詳，摩羯魚，源自阿瑪哈瓦帝（Amarāvati）宰堵坡，西元二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19】 作者不詳，摩羯魚，開拉沙寺 (Kailāsa Temple, Ellroā)，西元八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筆者拍攝)
- 【圖 20】 作者不詳，三神門楣，源自 Warangal (安得拉邦 Andhra Pradesh)，Kākātīya 王朝 (西元十二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德里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21】 作者不詳，Ranganatha, Holehonnatti 編號 1 的印度神廟 (卡納塔克邦 Karnataka)，十二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筆者重繪)
- 【圖 22】 作者不詳，佛陀，源自鹿野苑 (Sarnath, Uttar Pradesh)，西元五世紀至六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23】 作者不詳，Agni，源自 Morena (中央邦)，十一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Gwalior State Museum 藏。(筆者重繪)
- 【圖 24】 作者不詳，大象運送佛骨，源自巴爾胡特宰堵坡 (中央邦)，巽伽王朝 (約西元前 150 年至西元前 100 年間)，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德里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25】 作者不詳，侏儒藥叉，桑奇大塔 (中央邦)，約西元前三世紀至西元一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筆者拍攝)
- 【圖 26】 作者不詳，《摩羯魚》，源自 Kānauj (北方邦)，約西元 1000 年 (Chandella Dynast)，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大英博物館藏。(筆者拍攝)
- 【圖 27】 作者不詳，Varuna，源自卡朱拉荷 (Khajuraho)，十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Gwalior State Museum 藏。(筆者重繪)
- 【圖 28】 作者不詳，Varuna，源自蒲里 (Puri, Orissa)，十二世紀，尺寸與礦石名稱不詳，Patna Museum 藏。(筆者重繪)